



與納布可夫一夕談

Gerald Clarke
霍岩叔譯

時間：一九七五年六月

地點：瑞士，皇宮大酒店

問：請問，您目前正在寫些什麼？或者打算寫什麼？

答：這陣子我正沐浴於「瞧這些小丑！」（按：此書為納氏最新之作）

中，享受着它的餘暉。

這段時間雖然不會很長，但希望完全私有它，我尚未考慮下一部書要出那一本。至於說到下個工作，我打算仔細地把「艾姐」的法文譯稿校對一次，另外，有家德國電視臺有意採訪我，還有一些我以前用俄文寫的舊小說集英譯本，也等着我去校讀，這些事情最近都要一一辦好的。或許那時候，我將構思一本新小說的骨架——一本探討古生物學這一類的作品。

問：可否請描述一下您的典型日常生活？每次開始寫作之前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習慣動作，譬如削鉛筆或裝墨水之類的？聽說席勒寫東西時，喜歡在桌上擱些爛蘋果，巴爾札克（也好像是雨果罷？）則在每天寫第一個句子之前，總要先穿起一件和尙的袈裟。您是否需要什麼東西來激發靈感？

答：如果再對一個無辜的記者重述我的生活習慣，那麼我的朋友一定要歎氣，我的敵人一定會磨牙齒。這些瑣事都已經寫進了我那本「強烈的意念」裏了。我只想重述一點，我每天的第一個句子，是在晨浴時想出來的。

問：平日消遣，您都讀那些現代作家？當代作家中特別喜歡那幾位？特別討厭那幾位？

答：對於舊日某些英國作家的某類信牘，我有一種可以說是病態的偏愛。那些作家在信裏不是互相標榜，便是互相挑剔。告訴你，那些「職業尺牘家」每年寫下來的信，足可印成一本有棺柩木板那麼厚的書，我個人的書信，少而簡短。雖然我是個道地的多產作家，可是不願浪費精力寫這種無聊的信。其次，我很樂於說說我個人的現代文學藏書。這些書現在都度藏在這家旅館的閣樓上，而且由於出版商的贈與，數量只有增無減。這些書大半都沒有什麼永恆的價值——你明白我指的是那一類——暴露色情暴力的小說，或者無病呻吟、毫無內容的散文集。可是仔細看看那些設計精美的書套，再體會一下出版商的苦心時，我也實在不忍心去嘲笑它的內容了。

問：您的一生，依地理環境來分，可劃為幾個片斷——先是歐洲，而後是美國，現在又回到歐洲了。然而，您是一個美國公民。您是否仍認為自己是美國人？是否認為自己的作品帶有美國的格調？

答：我在俄國住了十九年，英國三年，德國十六年，法國四年，美國二十年，瑞士十三年。當中，以美國時間最長。我是一個美國人。

問：有人曾經懷着幾分的敬仰，形容您是「一個出衆的怪物」。可否發表點感想？您會不會覺得自己很怪？

答：我看「有人」的那個人恐怕是你捏造的罷。不過這個捏造倒是很令人受用。在我的字典裏，對「怪物」一辭有如此一個解釋：「一個不自然的完美之人」。但我覺得自己只在某些方面顯得怪，（衆所周知，不必指明了罷）；至於其他方面，像工藝、音樂等方面却是笨手笨頭的。「出衆」這個形容辭，略嫌過份。大部分的怪物若非有靈活的四肢，就是有雙銳利的眼睛。

問：請問，您的作品裏，關於描寫回憶往事的細膩之處，讓我聯想到莆魯斯特的小說。您看其間可有相似的地方？

答：我怎樣看都沒有相似之處。莆魯斯特想像出一個人物（繁篇浩帙的「往事追憶錄」裏的馬賽爾），這個人對逝去的時間，抱有一種柏格森式的概念：在知覺中，往事可以移位，在現在裏復生。我不是一個想像的人物，我的回憶錄是連續而直逕的光線，不是亂迸的火花。

問：您現在七十六歲了。當您回顧以前的生活時，有什麼感覺？您有沒有完成全部或大部份您想要完成的工作？或者有沒有什麼尚未達成的目標？

答：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〇年間，我所走的文學路子都是我在十九歲時所期望的。我用俄文寫了我想要寫的書。接下來的三十四年中，我所寫的英文小說，補償了我用祖國文字寫作時所遭遇之困難。如果我有什麼目標沒有達成的話，那應該是另一方面，蝴蝶昆蟲學方面的。在我一生的中點（一九四〇——四八），我每天都要花很多時間，包括星期天在內，到兩所大博物館的實驗室去研究動物分類問題。當我在哈佛的比較動物學博物館的那許多年裏，就從沒有動過顯微鏡，因為我知道，要是動了它，我就會再度陷溺於那口鮮艷的井中。緣此之故，我始終沒有，恐怕也永遠不會完成年輕時代的幻想，諸如「歐亞及美洲 Machaon 族之研究」等。說實在的，

我心中只充滿了其他樂趣，腦子裏沒有餘地去裝填懊悔。

問：您現在是否還會夢遊？

答：最近一陣子，就寢前我都照例散步一會。真舒服！在逐漸黯淡的暮色中，沿着湖濱小徑走上一兩個小時，不僅令人心底歡暢；同時百慮俱消。除了幾對情侶偶爾從擁抱中分開，注視我經過之外，誰也不會注意我。我穿着網球裝，加上一件厚背心。但過一小時後，這件背心便也穿不住了。這個故事或許不完全真實，可是它表示出，我是多麼努力地開始與夢遊搏鬥。溫性的藥片對於我已不再生效了，但我也不能依賴烈性的巴比妥酸鹽。我經常要午睡近三個鐘頭，而晚上的睡眠也縮短得剩下差不多的時間。有兩位好心的陌生人，建議我在睡前喝一杯溫牛奶，再加一小匙蜂蜜。

問：您最滿意您自己那幾本書？您最喜歡的人物又是那些？

答：哦，當然是「天資」和「羅麗泰」，還有六〇及七〇年代的作品，以及我所譯的四卷「尤金·奧尼金」（按：普希金的偉大詩作）。我特別喜歡那些老書。至於書中角色，不只他們讓我喜愛；還有那些幻想、玩笑、斑痕點點的樹幹上的蛾，同樣為我所喜愛。

問：如果您有選擇的餘地，您喜歡出生在講什麼語言的地方？

答：俄羅斯語。

註：納布可夫的作品甚多，已經譯成中文的有二本：「愚昧人生」（蘭雅出版社）和「羅麗泰」（皇冠出版社）。